



六月六日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主持会议。王童摄

他把一切献给了挚爱和信仰的文学

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晨) 一个多月前,74岁的陕西作家陈忠实溘然长逝,给人们留下无尽的哀思和追忆。5月5日,是送别他的日子,西安市殡仪馆里专程赶去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普通读者,他们静默、肃然,一种震撼人心的哀恸和纪念令人动容。是什么力量把人们聚在一起,共同吊唁、缅怀一个作家的离去?因为《白鹿原》,更是因为陈忠实一直与那片土地在一起,一直与他的乡亲们在一起。6月6日,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主持会议。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2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鲁院第29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参加会议。研讨会开始前,钱小芊提议全体与会者为陈忠实不幸逝世起立默哀。

自1965年首次发表作品直至生命垂危,陈忠实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铁凝在讲话中谈到,对陈忠实来说,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他把一切献给了他所挚爱、他所信仰的文学。陈忠实是人民的作家。他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他和人民血脉相通、心心相印。陈忠实毕生执著地热爱着他的土地和村庄。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乡土中,扎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见人所未见,对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做出了振聋发聩、别开天地的表现,他的《白鹿原》才成为来自民族生活深处、凝聚着文化和历史的丰厚经验的“中国故事”。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始终贯彻着强烈的责任感。《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观,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白鹿原》是恢弘的史志和史诗,它带领我们进入想象中国的新的思想和艺术境

界,同时也把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一生忠厚为本、质朴为人、真诚待人、坦诚做人。他从未失去做人的“初心”,也从未失去为文的“初心”,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和人格力量决定着他的作品的境界、高度和力量。

钱小芊在主持中谈到,陈忠实是一位将自己的创作与土地、时代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学事业。他创作的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中国作协邀请作家、评论家共同回顾缅怀陈忠实的创作道路,深入探讨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启示,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纪念,也是为了从他的精神风范和创作成就中汲取宝贵的经验,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陈忠实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作家,他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和忠诚,他对民族历史与未来的责任担当,他对文学矢志不渝、全神贯注的追求探索,都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文学界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广大文学工作者都会从陈忠实崇高的人格精神和高远的创作追求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进一步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意志,不懈攀登艺术高峰,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弘扬壮阔的中国精神,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雷达、何启治、阎纲、李国平、白桦、贺绍俊、梁鸿鹰、张志忠等先后围绕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及为人文发表了各自看法。周明、白描、王山、王干、郭艳也即席发言。大家回顾了与

陈忠实的交往点滴,分析探讨了陈忠实创作的道路、成就与风格,及其带给中国文坛的现实影响和启示。大家认为,《白鹿原》是一部说不完的经典,其中蕴涵着深刻意蕴和不朽力量。陈忠实的创作植根于生活和人民的沃土,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真相出发,通过丰富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个性情复杂、有血有肉的形象,推出了一部部长存人们心间的作品。

《白鹿原》是一部充满启迪的作品,与会者谈到,在书写我们这个民族秘史的同时它也提出了问题——革命尚未成功,路究竟在何方?这是一部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小说,它接续了现代以来启蒙、救亡的主题,同时又赋予当代乡土小说现实主义写作的新高度;探究起文化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搭建了小说的空间维度,而陈忠实对西方文学资源的吸收和借鉴,也让其作品具有不同于以往乡土小说的新面貌。遭遇文学创作危机之时,陈忠实艰难地同自己剥离,同精神和文学上的惯性剥离,从僵化的艺术中走出,获得新的动力。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相信伟大的作家都应该是思想家,也因此,他曾在路遥的追悼会上有过这样的表达:“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这似乎也是对他自己极为贴切的描述和致敬。大家谈到,举行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对陈忠实的追思与纪念,更在于对其高远的创作追求和人格精神的学习与传承。陈忠实去世,不计其数的自发前往悼念的人们再次证明,在今天,经典依然是读者常读常新的难舍之作,文学依然有着顽强的、深厚的生命力。

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 中东欧国家—中国文学论坛

本报讯 近日,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5人,出席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西部城镇巴拉顿非赖德举行的“第一届中东欧国家—中国文学论坛”。此次论坛由匈牙利人力资源部主办。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王强、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朱琦、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文化参赞郭晓光,以及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

吴义勤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他说,此次文学论坛为我们 在思想文化领域共同探讨人类未来的精神生长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中国文学界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与各国文学同行互动、互融、互赏、互鉴。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文学与社会”,与会作家围绕“21世纪作家和社会的责

任”、“文学翻译”、“文学与新媒体技术”和“女性角色与文学”等具体议题展开讨论。辽宁省作协主席刘文艳在题为《女性,因文学而飞翔》的发言中阐述了文学对于女性认知自我、超越自我、升华自我的作用。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熊育群的发言则聚焦“文学的力量何在”这一重要问题。河北作家张楚则关注新媒体技术给文学传播带来的利与弊,呼吁相关部门在经典文学阅读方面多给予指引。

中国作家代表团还考察了裴多菲文学博物馆,并向裴多菲文学博物馆赠送了《自由与局限》等作品,并参观了匈牙利民间艺术家雕塑艺术展。论坛期间,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就彼此间作家作品的互译出版等项目达成共识,并计划在今年出版中国作家与 中东欧16个国家的作品合集。

(吴欣蔚)



6月3日至15日,2016“彼岸花开”民族地区艺术院校展演在京举行。这是继中央民族歌舞团去年首次举办“彼岸花开”系列展演活动后,再次为三所民族院校的艺术学院提供进京展示的舞台。6月3日,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带着一台以“长白山·美阿里”为题的歌舞节目,在民族剧院呈上了具有浓郁朝鲜族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演出以近年来具有民族特色的获奖原创作品为主干。6月5日,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在民族剧院上演了一台根据阿来长篇小说改编的话剧《尘埃落定》。该剧曾获得四川艺术节“文华剧目奖”。6月15日,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艺术学院“乐韵”大学生合唱团将在民族剧院举办一场充满新疆地区民族风情的合唱音乐会。图为“长白山·美阿里”演出场景。

(明江)

在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上的讲话

□铁凝

(2016年6月6日)

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2016年4月29日,一颗为文学跃动了74年的心脏在黄土高原上安息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中国作家协会在这里举行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既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卓越作家的深切怀念,也是希望通过深入的学术研讨,从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中总结经验,获得启迪,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各位作家、评论家、文学界同仁和媒体朋友们出席今天的会议表示衷心感谢!

陈忠实先生去世到今天一个月零八天,我至今有时候还不能接受老陈已经走了。我想,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想起老陈,我们就如同想起黄土高原上一棵挺拔的老白杨树,立在那里,饱经风霜,是那么的刚毅、忠厚、热情、苍劲,在我的印象里,老陈似乎从没有年轻过,但老陈也永远不会老去。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1992年11月21日在路遥追悼会上陈忠实评价路遥的一句话,“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我想,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在这一个多月里的心情。

陈忠实离开了,但是,他留下了《白鹿原》,留下了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多方面的丰硕成果。陈忠实是为文学而生的,他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尝试写作,1965年初,他二十三岁时第一次发表作品,那是一篇散文。此

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放下他的笔,直到生命垂危,他依然用笔在纸上写着,字迹已难以辨认,但那只笔却不甘就这么停下来。卡夫卡说,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作家的器官。这对陈忠实来说尤其贴切,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他把一切献给了他所挚爱、他所信仰的文学。

在陈忠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看到老陈的颈下枕着的是他的《白鹿原》。这时,我想到他生前最后一本散文集的名字,这本书叫做《生命对我足够深情》。陈忠实一生自奉甚俭,他对这个世界的 生活需求人们所能记得可能只是一碗面、一根烟、一曲秦腔,但是,他获得了生命对一个作家最丰厚的馈赠:在他生前,在他写完那部名为《白鹿原》的书的时候,他就已经确信,这是一部“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对此同样确信不疑,《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将长久地被阅读、被记住。

陈忠实是人民的作家。他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在他去世后,前往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不仅有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朋友,更多的,是普通的读者,是远道而来的乡亲们。在最后送别的那天,大广外的广场上聚集着那么多人,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悲伤把人们召唤在一起。这样的情景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陈忠实的根本力量。他是一个从未离开他的乡亲、他的人民的作家。对陈忠实来说,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是那些和他谈笑、向他倾诉生活中的苦恼的农民朋友,是素昧平生但一见如故的读者,陈忠实从来不会用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一样,自己就在他们中间,他和人

民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这样一个作家,毕生执著地热爱着他的土地和村庄。这些天,我们看到了陈忠实的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应该是在他的晚年,明显看得出他的身体瘦弱,老陈站在田地里,扬起锄头,脸上是阳光灿烂的笑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老农站在自家的田里,站在他一辈子劳作和收获的地方,顶着他的天,踩着他的地,他是那么的自信、踏实、敞亮。这就是陈忠实,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乡土中,扎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见人所未见,对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做出了振聋发聩、别开天地的表现,他的《白鹿原》才成为来自民族生活深处、凝聚着文化和历史的丰厚经验的“中国故事”。

这样一位忠于人民、忠于生活的作家,他的创作道路始终贯彻着强烈的责任感。《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对陈忠实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观,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从1985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起,陈忠实便开始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他花费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周密的准备。1988年清明,开始写作《白鹿原》,六年后,1993年,《白鹿原》出版。在写完《白鹿原》的那一刻,陈忠实失声痛哭,我想,这一哭不仅是艰难跋涉后抵达峰顶的激动,更包含着一个自觉承担着书写民族命运的责任的作家面对民族的苍老历史和壮阔灵魂的百感交集。

经过艰难的探索与蜕变,陈忠实“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是恢弘的史志和史诗,它带领我们进入想象

中国的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同时也把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面对传统,陈忠实满怀虔诚和礼敬,是一个忠实的学生;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坚决的、大胆的、一往无前的创新者,他曾经说过:“柳青是我崇拜的作家之一。在我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许多读者认为我的创作有柳青味儿,我那时以此为荣耀。因为柳青在当代文学上是一个公认的高峰。到80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摆脱得越早越能取得主动,摆脱得越彻底越能完全自立。”正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这种“完全自立”的雄心和意志延续着中国文学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陈忠实一生忠厚为本、质朴为人、真诚待人、坦诚做人。他从未失去做人的“初心”,也从未失去为文的“初心”,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作家,一个沉静、高洁的作家,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和人格力量决定着他的作品的境界、高度和力量。陈忠实无愧于自己的人生,无愧于哺育他的三秦大地,无愧于时代、历史和人民。

今天,我们回顾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也是在回顾一个作家迈向高峰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国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前进的道路上,陈忠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和启迪。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中国广大作家一定会从前辈的探索和创造中汲取力量,书写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不断迈向新的艺术高峰!

谢谢大家!

江西长篇小说改稿会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江西省作协联合主办的“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改稿会”近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江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汪天行出席并讲话。江西省作协主席刘华主持了改稿会。

此次改稿对象是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中已经完成的8部作品,它们是《上耶》(阿袁)、《对花》(王芸)、《群婴记》(丁伯刚)、《大风吹处》(白勺)、《对她说》(刘伟林)、《红色苍穹》(英涛)、《黄金浩荡》(樊健军)、《血沃春秋》(刘建华)。会上,张陵、包明德、张水舟、张亚丽等分别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分析点评,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据介绍,2015年5月,何建明到江西开展文学专题调研时决定,为鼓励更多的江西作家深入生活、多创佳作,促进江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和江西文学的整体繁荣,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江西省作协联合举办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工程规定,从2015年10月开始由江西省作协组织江西作家创作10部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出资进行出版和推介。此次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改稿会,通过对已完成的8部作品提出修改意见,从而让作者们对作品进行精益求精的修改,使整个工程的作品质量得到保证。

入围“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第一阶段扶持名单的作家温燕霞、杨帆、贺璞、卜谷、刘建华、杜青、庞俐俐等也参加了改稿会。

(辛雯)

专家学者研讨侗族文学

本报讯 (记者 黄尚恩) 6月5日至6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分会共同举办的“侗族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出席并讲话。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以及十多位专家学者、40多位侗族作家与会研讨。

白庚胜谈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之灯都亮起来,我们的文学星空才会更加灿烂。此次研讨会针对多位侗族作家的作品进行专题研讨、改稿点评,会有利于调动他们的创作热情,拓宽写作的视野,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在专题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袁仁琮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潘年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河畔老屋》和杨仕芳的长篇小说《白天黑夜》展开讨论。大家谈到,《破荒》对贵州侗族山区解放以来前30年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同时深入到社会各色人物的心灵深处,对人性作了深刻的剖析。作者袁仁琮年近八旬,但在创作这部百万字长篇的过程中保持了很充沛的气息,并在作品中融入了他深刻的人生体验。在《河畔老屋》中,潘年英以朴实又略带感伤的笔触去写四所老屋的沧桑风雨,作品对老屋的形状、结构、摆设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进行了沉静、细腻的描述,并由此展开对老屋中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的深刻思考。杨仕芳的《白天黑夜》以儿童视角讲述故乡几个家庭的命运,其中充满了偶然性和荒诞性。生活在其中的人怀有宽容、隐忍之心,他们在前行中忏悔,在忏悔中前行。独特的童年视角使得小说具有灵动的气质,充满神秘梦幻的色彩。

活动期间,来自《民族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刊物的8位编辑对18位侗族作家提交的作品进行了点评,提出了修改意见。

告读者

本报2016年6月10日休刊1期,特此告知。